

## 茫茫林海

李永君

大兴安岭在哪里?几乎所有人都说在东北,这没错,但是我要告诉你,大兴安岭70%以上的面积在内蒙古!你可能会感到惊讶,是的,没错,大兴安岭的主体在内蒙古自治区,纵贯呼伦贝尔、兴安、通辽、赤峰四个盟市,只有最北头一点儿在黑龙江省。

管理大兴安岭林区的是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公司,公司总部在呼伦贝尔牙克石市,管辖面积10.67万平方公里,相当于一个江苏省。70年来,他们累计人工造林2000余万亩,相当于18个塞罕坝林场。森工集团现任董事长闫宏光同志,是全国人大代表,同我夜谈了茫茫林海的很多故事。

早在1946年,我党就在大兴安岭阿尔山组织林业生产。1952年,新中国成立林业部,开始大规模开发大兴安岭林业资源。大兴安岭林区里面,陆续建立了19个林业局,25个

城镇。从此,一列车一列车的原木运出深山老林,走向全国各地。各条铁路线的枕木,几乎都由大兴安岭供应,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北京十大建筑,木材也来自大兴安岭。那时候大兴安岭的木材属于战略资源,由国家直接管控调拨。森林的开发也为内蒙古自治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,林业收入占自治区总收入的50%以上,“东林西矿”成为主要产业结构。

大兴安岭林区,生长的主要是亚寒带针叶林,木质很好,但生长极为缓慢,一年生长期才100多天,仅长1毫米。伐掉一棵树很容易,但长成一棵树却要很长时间。大兴安岭虽然林海茫茫,可架不住年复一年的砍伐,资源渐渐枯竭,没树可卖了,但是几十万人要生存,林场进入了困难时期。

改革突破困局,首先实行政企分离。此前是企业办社会,林场包揽一切,不仅行使着政府职能,修路架桥办学行医自不必说,还有自己独立的

司法系统。各种机构庞杂,光正处级单位就有40多家。1995年,大兴安岭林场迈出全国林企改革第一步,组建大型企业集团试点。1998年持续进行企业改革,集团公司专事林业经营管理,社会管理职能一律交给地方。这样负担大大减轻,企业按照市场导向轻装前进。

企业负担是减轻了,可干什么呢?种树!过去伐树,现在种树,180度大转弯。于是,一片片幼林又在大兴安岭林区成长起来。经过60年生长,幼林才能成为中林,经过100年生长才能成为成林,也就是说才能成材砍伐。平常说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那是在中原温暖地带。在这里,树木也需要一百年!

事非经过不知难,辛苦的成果更需精心保护。防虫害、防火灾是森工集团的重大任务。特别是防火重于泰山,因为它来得快,危害大。1987年,大兴安岭黑龙江段发生震惊全国

的特大山火,烧了28天,毁林100多万公顷,至今令人扼腕痛惜!后来大兴安岭林区也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火灾。为何火灾频发?火因既有人为,如丢烟头、抛碳渣等,也有自然,如雷击。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树种是落叶松,内含油脂,一旦火苗上树,顺风奔走,可以说快如利箭,势如奔马。而树林下面,日积月累,落叶厚达30多厘米,既是燃烧材料,也是储火介质。有时看似灭了,实则暗藏火种,三两天后才燃明火。有时雷击枯木,空心燃烧,而外面看着好好的,巡山人员也看不出来,等你发现时,已经酿成大火了。

比起被动而艰难的灭火,防火就显得更加重要。整个大兴安岭林区是不许抽烟的,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外来客人,都要严格遵守这一规定。有些地方还要搜身,看看是否携带香烟打火机之类的物件。实在想抽烟,只能在室内,这与通行规定正好相反。林区高处建有瞭望塔,派人24小时监控,一旦发现冒烟,马上报警处置。除了这些人工措施外,科技措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比如红外技术、卫星监控等。森工集团正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旗下的中国卫星通信公司合作,利用他们的卫星遥感、雷电监测技术照

看茫茫林海,主动权大大提升。

闫宏光董事长说,经过这些年的修复管护,现在大兴安岭生态非常好,到处山清水秀,不仅一眼望不到边儿,而且几天走不到头儿,这里储存着内蒙古自治区2/3的林木和40%的水源。林中栖息着403种野生动物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6种。用专业术语说,这里是少有的保持着原真性、系统性、整体性生态系统的基因库。不仅如此,这里还是储量丰富的碳库,一方林木可固碳1.83吨,大兴安岭林区年增固碳3600万吨,可开发碳汇700万吨,而内蒙古西部限额外工业减排每年650万吨,足以实现区内碳中和。现在他们已经着手国际碳交易,实操水平在全国林企当中是领先的。

这个我相信。前不久,位于大兴安岭林区深处的阿尔山市检察院,刚刚办理一件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,并以碳汇形式计费赔偿,开全区之先河。有关碳汇的鉴定和计算,是由森工集团协助完成的。另一个位于大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检察院也正在做“双碳”方面的工作。“试碳”,正成为内蒙古检察工作的一个热词。(作者单位: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)



戏荷

周文静摄影作品

### 检察诗人作品展

投稿邮箱:lhfk7@vip.163.com



## 天籁(组诗)

许建民

掌声

在远郊,在无人踏足的山野  
那么多的掌声  
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响  
我能听得出  
这掌声里柔媚  
阳光的温暖,花朵的呢喃

这是春天的掌声  
跋山涉水一路走来  
掠过乡村大地  
掠过城市的大街小巷  
当你望向窗外一瞥眼  
它们就在你的窗外  
当你走出郊外  
它们正举着双手,播响  
夏天的巨鼓

而在大地的更广阔处  
你会看见无数的翅膀  
正随着光阴的节奏飞翔

那些微小的……

所有微小的生命  
都能预知光阴的脚步

当料峭寒风肆虐着大地  
鸟雀们还瑟缩着身子躲在巢穴中  
当我们还在抱怨寒冷和灰暗  
诅咒雾霾和灰尘

在辽阔的大地上  
那些微小的事物:  
嫩芽、草儿  
细小的种子  
娇弱的花蕾  
早已行色匆匆地出发

高山、田野、湖泊、江河  
荒滩、野岭、悬崖峭壁  
能够到达的,它们都到达  
能拥抱的,它们都拥抱

而当你行走在被水泥墙挤得  
无法喘气的街道上  
或者无人踏足的荒漠  
你首先看见的是那些微小的身影  
它们如此地赏心悦目

名字

像很多人一样  
我一生都试图为自己的名字  
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 
为其远离乡村,为其深陷生活的泥潭

而你一直躲在暗处,冷眼旁观  
你只关注从我的心脉流出的字眼  
哪一个干净热烈,哪一个充满悲悯  
哪一个冷落困顿

因而,你默默地为我打扫  
光阴中的疲倦、伤感,甚至潜藏的卑微  
正因为,我是多么幸运

至今在别人嘴里吐出的我的名字  
跟我的身份证里的那三个字一模一样  
白底黑字,朴素,不失光华

(作者单位: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)

## 楝花袭人

安 安

若是在雨中,则泛着亮光,显得更绿。苦楝开花时,整个村庄都是香的。只有到了这时,人们才会想起田野里到处都是的楝树。见了面,免不了夸它一句:楝花真香啊!而对那满树的小紫花,谁也没空去仔细瞧上一眼。就连满地疯跑的儿童,也习以为常,以为生活原本就应该是这样。

秋冬时节,金黄色的苦楝籽一把儿一把儿的,体态优雅地挂在枝头,像黄色的小樱桃,在风中摇曳。

这些都是苦楝人待见的地方,但也仅此而已。我从没有见过谁家,像栽泡桐树那样,特意在房前屋后或地头栽上一株苦楝,也没见过谁家用楝木打制一些家具或者农具。

那些紫色的楝花也是开了谢,谢了开,不像春天的洋槐花或者榆钱儿,还能供人食用。至于绿色的树叶,金黄的楝籽,在农人看来,全都是好看却不中用的摆设,远不如小酸枣或野葡萄更受欢迎。

或许正是在这样无为而治的宽松环境中,苦楝才得以无拘无束、广为繁殖吧。

然而,我对苦楝,却深藏着一份特

殊的感情。因为父亲曾经在一个叫作“黄楝树林场”的地方工作了将近20年,所以我从小便知道,有一种树叫楝树。

在城里生活经年,认识了许多以前在乡村从未见过的树木,香樟、银杏、女贞、玉兰、紫薇、石楠……它们如同城市的贵族,处处显示出高雅脱俗之美。而那些在旷野间自由生长的土著,如楝树、椿树、柿树等等,却是难得一见。

待我偶尔读到元末明初诗人杨基“细雨茸茸湿楝花,南风树树熟枇杷”的诗句时,又蓦然想起了苦楝。如今,过去从未见过的枇杷果,缀满枝头,而常见的苦楝,却无处寻觅。

几年前一个雨后的黄昏,散步至文化广场附近,被一阵久违的花香吸引。丁香?早开败了!桂花?尚未到时候呢!大叶女贞的花香要比这更浓烈,且有一种药香,而香樟的花香则相对清淡……

终于,在一个私家苗圃的角上,发现一株身披紫色小碎花的苦楝树,在湿润的夏夜里,散发着清凉的香味。与这株苦楝站在一起的,还有一棵碗口粗的柿树。从此,这里成为我寄托看得见的一缕乡思所在。

然而待我再一次兴冲冲地去看那

株苦楝时,却非常失望地发现,它不知什么时候被砍掉了。

一种难言的情绪郁结在心头。我再到哪里去寻找一株苦楝呢?

未曾想,这几天竟会接二连三地与苦楝相遇!

一株长在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东门北侧,是我周末从那里经过时,被花香吸引过去的那棵苦楝已长得水桶粗了,树干笔直,树冠匀称,树下落了一地金黄色的苦楝籽,树上的楝花开得正盛,香气扑鼻。

正当我担心它会不会有一天也惨遭砍伐时,惊喜地发现它的树身底部,也像其他城市树种那样,被认真地涂上了半米高的白石灰,同时封了一个漂亮的红圈。原来它早就被“收编”了!难怪它长得这么好,可惜自己一直没有遇见它。

不久,我又在济水苑北门附近发现了第二株苦楝。经过这里的人们都啧啧称赞:什么花这么香?他们不知道站在夜幕下的,是乡村常见的苦楝。我与好友青梅就在这花香中轻言细语,交流我们读过的书,写过的文,还有关于田野的美好回忆。

没过几天,傍晚散步时,又在家门前的小公园里发现了第三株苦楝!我真醉了。未走近时被一阵奇香吸引,到跟前却怎么也闻不到了。离开十来米远,香味又随之飘过来,一直能追几百米。这株苦楝的树身同样被刷白圈

谷子,端午节前,见到同学和罗伯特先生在一丘田间忙碌着。几乎从来没下过水田的罗伯特刚走下去就差点摔倒,陷在泥土里的鞋子要花很大的力气,才能在泥土里拔出来。插秧看上去简单,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比想象中难很多。因为要时不时弯腰,没过多久他就累得不行了,只好站在一边休息。他俩没有雇帮工,其实这里的雇工费很便宜,但他们坚持自己动手,精心施肥育种。分秧插秧时节,罗伯特动作较慢,同学把秧苗捆成小捆,抛进稻田里,罗伯特分插在水田里的秧苗已经成了歪歪斜斜的曲线……

一旁看热闹村民和小孩,嘻嘻哈哈地在说什么?农村人往城里跑,而大城市的人又往农村来,这在当地人看来确实稀奇,尤其是外国人来到村里插秧就更奇特的一景。罗伯特抬头微笑着,大声说:“谢谢大家的鼓励,插秧不是我的强项,我会努力做好的!”

罗伯特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农耕文化,学习水稻的种植方法。开秧节那天,信仰基督教的罗伯特穿上牧师袍,效仿古代的祭奠仪式,搞了一出不伦不类的开秧仪式,用他那拉长高亢的声音高唱:“一杯酒来先敬天,天赐财宝万万千;二杯酒来再敬地,地生黄金聚财气;三杯酒来敬神灵,保佑大家永康宁!”

一天的劳作让他们累得够呛,但看着插满秧苗的水田,两个人喜气洋洋。当夜色变浓时,那翡翠般的禾苗随风摇曳。罗伯特向我描绘田间一株秧苗变成了喜人的金黄稻谷,勾画出美丽动人、色彩斑斓的图画,仿佛置身梦中的伊甸园。

刚来云上村没多久,罗伯特就成了村里童叟皆知的名人,特别是村子里的学生娃经常上门讨教英语学习,要求做他们的课外辅导老师。罗伯特把一楼的一间客厅整理出来作为孩子们的微型教室,购置十来条凳子和一块小黑板,每天放学之际,便是罗伯特繁忙之时。孩子们都喜欢这个中等个头,满脸络腮胡,一对蓝眼睛的罗伯特老师,听他讲英语故事,唱英语歌曲,一起开心做游戏。

罗伯特来自苏格兰,毕业于剑桥大学,他喜欢屋前那条溪河,每天要到河边静坐良久。他说起异国家乡那条



穿行山川

张成林摄影作品